

文稿

曾經西域萬里行--紀昀的新疆書寫

王鵬凱*

歷經康、雍、乾三朝數十年間的多次用兵，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回部的叛亂後，統一天山南北路，乾隆皇帝把這片古稱西域的地區改稱為新疆，以伊犁為新疆都會。清廷為求長治久安，有效控制新疆，於是開始築城置吏，引渠屯田，十餘年間，達到生聚豐衍，以給軍糧的目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新疆設伊犁將軍，負責調度軍事，統轄天山南北直至帕米爾高原這片廣大區域。伊犁將軍府下設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分別管理包括烏魯木齊在內的各地軍政、民政事務。屯田分軍屯、民屯、犯屯幾類。軍屯是駐軍每到一處，就廣為開墾種植。民屯是命甘肅各府、州縣逐年招募民戶，送赴新疆落戶認墾。犯屯就是以遣犯屯田，以補充軍屯、民屯之勞力，於是才有幾年後的紀曉嵐發配新疆烏魯木齊。在清廷積極的建設下，新疆，人們想像中積沙無水的不毛之地，在紀昀親履邊塞的筆下有著最真實的面貌：

夫烏魯木齊，初西番一小部耳。神武者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腴，至于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開闢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為耕鑿弦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¹

而這段兩年多紀昀「親履邊塞，纂綴見聞」²的經歷，在《閱微草堂筆記》、〈烏魯木齊雜詩〉創作中留下了寶貴且真實的新疆書寫，在地理上，主要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包含巴里坤、吉木薩爾、哈密等地；在時間上，是以清代乾隆中期為主；在內容上，舉凡風土人情、物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典制、傳說等無所不包。今敘述紀昀新疆書寫如下。

壹、人生的分水嶺

新疆，是紀昀(1724-1805)生命中難以忘懷、抹滅的印記。乾隆三十三年(1768)7月，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旨籍其家。因見曾之孫盧蔭文為紀昀長女婿，紀昀乃循私漏言，讓盧見曾財產預先轉移而免於抄沒。事發，紀昀被

* 南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¹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序，(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595。)

² 同前注。

革職遣戍烏魯木齊(迪化)，直至兩年半後，乾隆三十五年(1770)12月，高宗才下旨釋還³。在此之前，時年 45 歲的紀昀正當盛年，這一年二月，補授貴州都勻府知府，乾隆以其學問素優，外任不能盡其所長，命加四品銜，仍留庶子任。四月，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六月，任江南鄉試副考官。」⁴，這時的紀昀可謂是人生順遂，前景光明。但是這次意外的打擊，改變了紀昀的一生。從紀昀的自述，事發之初「獄頗急，日以一軍官伴守」⁵、「漏言乃有激而成，並無私通外藩之事，而朝官如此派員嚴守，不令人悚然」。⁶從「獄頗急」、「悚然」二三字，就可看出對紀昀造成的壓力頗大。這場牢獄之災帶給一向生活順遂的紀昀，是難以承受的「環境壓力」(工作與生命的遭受威脅)，套句現代醫學的術語就是可能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⁷。倒不是說紀昀從此精神失常，而是從紀昀的反應確實有著類似 PTSD 的一些主要症狀，包括性格改變、情感解離、過度警覺。其實《三國演義》中寫到曹操刺殺董卓失敗後亡命天涯，在生命受到威脅的巨大壓力下，讓曹操從熱血報國青年，性格丕變為多疑、冷血，還說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樣的話，是否也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緣故？相同的情形，「引刀稱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晚節不保，是否亦復如是？

紀昀在這次事件後，在性格上有很明顯的改變，由早年入翰林詞館時的意氣風發，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一變轉為深沈落寞。紀昀 31 歲中進士入翰林詞館，意氣風發之餘不免與天下名流相唱和，紀昀自述這一段春風得意時期的情形：

余初授館職，意氣方盛，與天下勝流相馳逐，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⁸

昀早涉名場，日與海內勝流角逐於詩壇文間，兄則恬退寂寞，杜

³ 慶桂：《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815「紀昀瞻顧親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台北市：華文書局，1964，頁 11569)、佚名：《烏魯木齊政略·廢員》「捐贖回籍者二員，紀昀(原任學士)」，收入《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第 23 冊，頁 266，(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 年)。

⁴ 《大清高宗純(乾隆) 皇帝實錄》卷 813，前揭書，頁 11518。

⁵ 〈如是我聞〉卷一，(孫致中等校點《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 136。)

⁶ 紀昀：〈稟胞叔儀南〉，《紀曉嵐家書》，台北：廣文書局，1994 年 12 月，9-10。

⁷ 英文為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 PTSD。

⁸ 紀昀：〈翰林院侍講寅橋劉公墓志銘〉，《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348。

門與三數同志晨夕講肄而已。⁹

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恒徹夜構思。¹⁰

余自早歲受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¹¹

歷劫歸來後，紀昀心境明顯轉為深沈落寞。這一時期的詩作「陽關西出二載餘，歸來再直承明廬。艱難坎坷意氣減，閉門漸與交游疏」¹²、「人生快意果有失，一蹶萬里隨戎旃……玉門誰料竟生入，鳴珂又許趨仙班。歸來展卷如再世，羊公重認黃金環。少年意氣已蕭索，傷禽寧望高飛翻。但思臣罪當廢棄，驂鸞忽躡蓬萊巔」¹³、「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燭」¹⁴、「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出玉門關。龍沙萬里交游少，祇爾多情共往還」¹⁵、「萬里從軍鬢欲斑，歸來重復上蓬山。自憐詩思如枯井，猶自崎嶇一硯間」¹⁶，在在都透露出遇赦罪人在九死一生後蕭索、落寞、感慨的心境、心態。這並非短暫的心境轉變，在因罪謫戍的日子裡，相信紀昀對君主恩威的難測、宦場的險惡與人情的炎涼有了較為真切的體會，此後紀昀有了和以往不同的人生觀，直到晚年的紀昀還依然有著君主恩威難測、宦場險惡的感慨，雖然新疆歸來之後，紀昀仕途再無波折，但其晚年的自輓詞仍稱「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¹⁷，足見他心境一如柳宗元所說的「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¹⁸，時時地戰戰兢兢、憂懼戒慎。他也從早年「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到之後如他門生所描述的「性耽闕寂，不樂與名流相爭逐，公退

⁹ 紀昀：〈怡軒老人傳〉，前揭書，頁 325。

¹⁰ 紀昀：〈姑妄聽之序〉，前揭書第二冊，頁 375。

¹¹ 紀昀：〈鶴街詩稿序〉，前揭書第一冊，頁 206。

¹² 紀昀：〈松岩老友遠來省予偶出印譜索題感賦長句〉，《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8。

¹³ 紀昀：〈己卯秋錢塘沈生寫余照先師董文恪公為補幽篁獨坐圖今四十年矣偶取展觀感懷今昔因題長句〉，《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9。

¹⁴ 紀昀：〈有以八仙圖求題者韓何對弈五仙旁觀而李沉睡焉為賦二詩〉，《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9。

¹⁵ 紀昀：〈辛卯六月自烏魯木齊歸囊留一硯題二十八字識之〉，《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7。

¹⁶ 紀昀：〈辛卯十月再入翰林戲書所用玉井硯背〉，《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498。

¹⁷ 紀昀：〈槐西雜誌〉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 261。

¹⁸ 引〈始遊西山宴遊記〉，見《柳河東集》卷二十九，頁 470。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2 年 1 月。

後，閉門獨坐，沖然自得，平靜也又若此」¹⁹、「河間先生典校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述而已」²⁰、「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夸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²¹。無論是「艱難坎坷意氣減，閉門漸與交游疏」、「少年意氣已蕭索，傷禽寧望高飛翻」、「龍沙萬里交游少，祇爾多情共往還」、「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²²，還是「性耽闕寂」或是「天性孤峭」、「天性孤直」，都和他早年的熱情洋溢，顯然大大地不同，表現出情感解離、社交退縮、少話的反應，足見這次遠謫新疆對他影響之深遠。這次的打擊同時也讓紀昀對人性似乎產生過度警覺。他在〈灤陽消夏錄〉卷二中，以老辣圓融的筆墨，透過鬼口說出「至可畏者莫若人」這樣的話，寥寥數語就寫出人心之險惡：

有避仇竄匿深山者，時月白風清，見一鬼徙倚白楊下，伏不敢起。鬼忽見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顛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隱。²³

所以〈灤陽消夏錄〉卷五中老狐所說的「人心叵測，險于山川，機阱萬端，由斯隱伏」²⁴得到「此狐之閱世深矣」的肯定，未嘗不是紀昀很「世故」²⁵地藉由鬼狐之口，一抒自己對人性的看法。因此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筆下的狐鬼有時反而比人更善良，有人情味多了，可怕的反而是那些人心叵測，機阱萬端的人了。

¹⁹ 汪德鉞：〈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卷四，《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12冊，（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332-333。

²⁰ 盛時彥：《姑妄聽之》跋，《紀曉嵐文集》第二冊，前揭書，頁491。

²¹ 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序，《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1。

²² 本詩為紀昀遇赦東返時，詠忠犬之作，出自〈灤陽消夏錄〉卷五。文中紀昀對惡僕痛惡之情溢於言表，失去紀昀一貫平和的態度，所以徐時棟評曰：「文達生平頗達觀，觀此條，何不達之甚耶？」（《閱微草堂筆記會校會注會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214）。其原因或許就出於紀昀貶謫之後對世態炎涼的覺醒，才會對硯台、黑犬等物，投注比人還多的感情。

²³ 前揭書，頁36。

²⁴ 前揭書，頁93。

²⁵ 魯迅稱紀昀為「前清的世故老人」，〈集外集拾遺補編·新的世故〉，（《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82）。因為紀昀對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托狐鬼以抒己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2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38。），不直接而明顯地表達自己的主張。

此番西戍際遇的另一項影響則是紀昀創作了一組極具社會史料價值的邊塞詩〈烏魯木齊雜詩〉163首²⁶。此後《閱微草堂筆記》中也有多達8.3%有關新疆的記述，可見這番際遇對紀昀創作有重大的影響，且容詳之於下。

貳、帝國新天地下的體驗與創作

紀昀一生有兩次離京遠行之舉²⁷，一次為乾隆27年紀昀受命視學福建，10月出都赴福建學政任。在由北京南行福建之際，創作出77題101首的〈南行雜咏〉一組詩。至乾隆29年8月丁父憂北歸，歷時近二載。也增添了《閱微草堂筆記》創作的內容，該書1172則²⁸的記載中，就有三十多則有關福建人物風俗的記載。而獲罪西戍兩年半，同樣也創作了〈烏魯木齊雜詩〉163首，以及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九十多則的記載²⁹。紀昀這兩次的遠行，心情是截然不同的，但同樣都為後世留下書寫邊陲之風情與山水之清音的文學佳作，也讓我們看到紀昀學者形象以外的詩人風貌。但是新疆之行所書寫的是帝國新天地的奇風異俗、異域奇景，多為前人所未曾言，不僅有文學上的價值，也是研究乾隆中期新疆社會的重要資料，在史料上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紀昀的新疆書寫，主要是一百多首〈烏魯木齊雜詩〉和《閱微草堂筆記》中九十多則的記載。《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新疆記述，有些故事紀昀也曾將其寫成〈烏魯木齊雜詩〉，在敘述時紀昀也引述於其中，但有些則未引用。王希隆將這些故事大體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烏魯木齊的舊聞為素材，在此基礎上予以加工，託鬼神之言行以抒己見，借神異報應以行勸懲。第二類是追錄的奇異聞見，因難以解釋，故錄以備考。第三類是對當時發生的一些事件的記載。³⁰《閱微草堂筆記》中的新疆記述借神異報應以行勸懲的意味雖然較

²⁶ 〈烏魯木齊雜詩〉流傳於後世的兩種主要版本，一是嘉慶13年(1808)張海鵬所編刻之《借月山房匯鈔》本系統；一是嘉慶17年(1812)紀昀之孫紀樹馨所編刻之《紀文達公遺集》本系統。兩者都收有160首詩，但各有3首詩為對方所無，綜合這兩版本，實得163首。若計入紀昀自稱是〈烏魯木齊雜詩〉，而諸本未收入之詩、作於烏魯木齊及歸途之詩、感嘆西戍之事，數有早兆之詩、西戍歷盡滄桑歸來感歎之詩共12首，共計有175首詩。

²⁷ 紀昀自稱「余校勘秘籍，凡四至避暑山莊」(〈槐西雜志〉卷二)，然熱河離京不遠、為時亦短，故除外。

²⁸ 以嘉慶5年刊本為例，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為1281則，實際點數的則數是1172則。

²⁹ 據王希隆的統計，《閱微草堂筆記》中共有關於新疆的故事90條，其中《灤陽消夏錄》27條，《如是我聞》24條，《槐西雜志》13條，《故妄聽之》15條，《灤陽續錄》11條。而筆者將其中直接與間接(如記歸途間之事、旁及新疆之事)列入，則有98則。

³⁰ 王希隆：〈紀昀關於新疆的詩作筆記及其識史價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2。

重，但事實上仍有對新疆自然風土的描寫、歷史文化的介紹、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紀錄等等多面向的書寫。而〈烏魯木齊雜詩〉內容則可分為：風土(24首)、典制(11首)、民俗(38首)、物產(66首)、游覽(17首)、神異(6首)等六類，共163首詩。從統計中可以看出這組詩作側重於風土、民俗、物產的書寫，尤其是每首詩之後都有紀昀或長或短的自注，對詩的內容或作補充或加以說明，都極具史料價值，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記載偏重於神異紀錄，剛好可以形成互補。兩者內容涵蓋了市鎮建築、地形氣候、農事習俗、水利灌溉、典章制度、歌舞婚嫁、茶藝飲食、民族相處、瓜果花卉、礦產冶煉、水產狩獵等西域各方面的自然與生活風貌。尤其是紀昀〈烏魯木齊雜詩〉寫作意旨明顯地是歌詠平定新疆回亂大一統後的大清盛世氣象，「欲俾寰海外內咸知聖天子威德邽隆……用以昭示無極」，加以紀昀以一效力贖罪之人，自然戒慎恐懼、謹言慎行，所以整組詩作中自我情感的抒發較少，客觀事物的書寫較多。紀昀雖自稱「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休明，乃其舊職」，或許是爲了日後東山再起而留意於此。當然，新疆異於中土的種種自然山川風貌、人情物產風俗傳說，難免會吸引紀昀的目光，激發他寫作的熱情，但歌頌聖明才是他創作的主旋律，畢竟他罪廢爲時尚短，渴望賜還之心尙熾，如此用意亦是人之常情，若是謫戍十載之後，恐怕就更多的是愁苦之音了：

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外內咸知聖天子威德邽隆。開闢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爲耕鑿弦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無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友朋之談助已也。³¹

因此紀昀自稱一百多首的〈烏魯木齊雜詩〉作於巴里坤至哈密這三百餘里歸途間，恐怕是紀昀的詭稱，因爲身爲遣戍廢員，罪廢之餘，故在戍所必須小心謹慎，保持戒慎之心，怎敢明言賦閑吟詠，怠於公事？正如文同苦口力勸蘇軾所說的「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³²慎言避禍之意。若說是於歸途時將積蓄於胸或平時所做增添整理，以待返京後示於人，廣爲流布，以期能重得聖眷，則較接近事實：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三十五年，1770)

³¹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序，前揭書，頁595。

³² 引〈移合浦郭功甫見寄〉之清朝查慎行按語，見《蘇詩補註》卷五十，葉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照相縮印，1986年。

十二月恩命賜還。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述舊游，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銓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³³

就是因為本組詩創作的主旋律為「歌詠休明……俾寰海內外咸知聖天子威德邳隆」，所以他的好友錢大昕才會稱〈烏魯木齊雜詩〉「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³⁴，指出了這組邊塞詩的文學成就和獨特風格，既有唐代岑參、高適、李頎、王翰等人邊塞詩的神韻，而又與其不同。既有他們的雄渾悲壯，然其中並無思鄉悲怨、觸景生情之作。

踏入帝國的新天地新疆，一切是那麼地新奇與陌生，因此紀昀有關新疆的書寫自然充滿「奇」與「異」的記載。舉凡奇物、奇人、奇事等盡入紀昀筆下；而異於中土的民俗信仰、歲時節日、人生禮儀、民間藝術與娛樂等也一一紀錄。正因為紀昀有著「思報國恩，惟有文章」的理念，讓他無時無刻不在為國家的昌盛和社會的安定著想，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機會用詩句和文章向當局提出建言，因此雖謫居新疆仍多致意於國計民生之舉，故在新疆書寫中，紀昀往往觀察到社會基層小人物的思想行為、政府制度規範的是否合理可行、牧民官吏之優劣等，在記述自己的見聞和思考時，盼能有鑑往知來、防範未然、提供可行之策等治民安邦貢獻，所以紀昀的新疆書寫，可見許多其「留心治事」之記載。而自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以來，新疆留下許多古代遺跡，身為學者的紀昀，自然會關注於邊疆歷史遺跡與文物之考訂，在紀昀新疆書寫中，「考證與考古」正是其興趣與專長之表現。以下僅就這四者，分述紀昀新疆書寫之大要。

一、新疆之「奇」

新疆地域廣大，地勢複雜多樣，囊括了山脈、高峰、溝谷、盆地、平原、河流、湖泊、沼澤、草原、森林、戈壁等各種地形地貌。自然有許多

³³ 同前注。若參照《紀曉嵐家書·寄從弟旭東》一信中紀昀提到「來書深以愚兄遠戍為憂，然而西域非盡不毛之地，有腴有瘠。……愚兄見河流都西瀉，因賦詩以誌之曰『半城高早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床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實也。此地北山風景最勝，登岡頂關帝祠瞰城中，纖微皆見。有詩以誌其勝蹟曰『山園芳草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氍毹上看棋枰。』余攬勝之日，關帝祠戲樓正在演劇，末二句自即景也。我弟疑我西戍多苦，特錄近作寄閱，以表愚兄不廢吟詠，身心必然愉快，庶足釋我弟之遠系耳。」（台北：廣文書局，1994年12月，頁12-13），則知紀昀在謫居之時早已賦就部份〈烏魯木齊雜詩〉。

³⁴ 錢大昕：〈烏魯木齊雜詩〉跋，前揭書，頁610。

異於中原的物產。紀昀對新疆的物產有全面詳細的記載，包括「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³⁵的雪蓮、「西域之果，蒲桃莫盛於土魯番，瓜莫盛於哈密……地土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³⁶的西域瓜果、「性溫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證，服之多驗」³⁷珍貴的萬年松，此外還記錄著青稞、豌豆、胡麻、黃芽菜、甜瓜、蘑菇、菸草、茜草、薄荷、阿魏、馬奴香、虞美人、江西臘、芍藥、罌粟、芡芡草、梭梭、紅柳、皂角³⁸等農作物、葯材、野生植物。以及「秉炎熾之氣而生，見人飛逐」³⁹辟展(今新疆鄯善)之巴蠟蟲、「其高幾一丈……能人立而行」的大蠍虎、「大蛇巨如柱」⁴⁰、「角利如矛稍」的野牛、「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槍矢弗能入」的野豬、野驃、野馬、野羊、野駝等，都在紀昀筆下栩栩如生：

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為群，角利如矛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奮觸，銃炮不能禦，雖百鍊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止。嘗有一為首者，失足落深澗，群牛俱隨之投入，重疊殪焉。又有野驃野馬，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人輒奔。其狀真騾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時有背帶鞍花者(鞍所磨傷之處，創癒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又有蹄嵌踏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為家畜驃馬逸入山中，久而化為野物，與之同群耳。驃肉肥脆可食，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豬，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槍矢弗能入，其牙銛於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山中有老豬，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夜出暴禾稼。參領額爾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犬立為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為柵，伏巨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拔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峰，鬣之極肥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峰出翠釜」，

³⁵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1。

³⁶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 383。

³⁷ 〈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36-337。

³⁸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諸詩。

³⁹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2。

⁴⁰ 〈灤陽消夏錄〉卷五，前揭書，頁 102。

當即指此。今人以雙峰之駝為八珍之一，失其實矣。⁴¹

紀昀還記錄著類似雪人、神農架山野人的奇特類人類「其鬚眉毛髮，與人無二」⁴²身高尺許的紅柳娃、生齧馬肉「似人似獸，周身鱗皴，斑駁如古松，髮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純白，如嵌二雞卵」⁴³、「長皆七八尺，身毳毳有毛，或黃或綠，面目似人非人，語啁晰不可辯」⁴⁴的怪物、冰蠶等等飛禽走獸、昆蟲怪物。還有「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新疆獨特的沙漠區域風暴：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稱風災鬼難之域，似即今辟展土魯番地。其地沙磧中獨行之人，往往聞呼姓名，一應則隨去不復返。又有風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風不時從中出，每出則數十里外，先聞波濤聲，遲一二刻風乃至。所橫徑之路闊不過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則眾車以巨繩連綴為一，尚鼓動顛簸如大江浪湧之舟。或一車獨遇，則人馬輻重，皆輕若片葉，飄然莫知所往矣。風皆自南而北，越數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烏魯木齊，接辟展移文，云軍校雷庭，於某日人馬皆風吹過嶺北，有無蹤跡。又昌吉通判報，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納格爾遣犯徐吉，為風吹至。俄特納格爾縣丞報，徐吉是日逃，計其時刻，自己正至午，已飛騰二百餘里。此在彼不為怪，在他處則異聞矣。徐吉云，被吹時如醉如夢，身旋轉如車輪，目不能開，耳如萬鼓亂鳴，口鼻如有物擁蔽，氣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⁴⁵

⁴¹ 〈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291-292。

⁴²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1。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一些看似荒誕不經的紀錄，也許並非虛構之詞，看似不可能存在的紅柳娃，卻出現在今日。《中國時報》，2013 年 4 月 25 日「15cm 小外星人 DNA 證實是人類」，就記載 2003 年 10 月 19 日，智利男子穆諾茲(Oscar Munoz)在阿塔卡馬沙漠(Atacama Desert)挖掘到一具令人驚訝的遺體，經過去氧核醣核酸(DNA)鑑定後，證實為如假包換的雄性人類。如此一來，地球上確實存在有如此不可思議的矮小人類，那麼紀昀有關「小人」的紀錄，恐怕就非文學想像的虛構之辭了，也正說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

⁴³ 〈灤陽消夏錄〉卷二，前揭書，頁 32。

⁴⁴ 〈姑妄聽之〉卷一，前揭書，頁 377。紀昀還提出他的推論「此未知為山精，為木魅，觀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巖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種野人，從古未與世通耳」。

⁴⁵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1。

⁴⁵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2。《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十八、十九首之「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相約春來牢蓋屋，夜深時捲數重茅。」、「驚颯相戒避三泉，人馬輕如一葉旋。記得移營千戍卒，阻風港汊似江船。」即記此地之強烈風暴。

紀昀又記載一則石破天驚的奇人怪事，是古代相當有名的戀獸癖故事，他因此「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的怪事，而悟出「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即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的道理：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冶蕩者惟所欲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丰姿，資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門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為風情死，纔信劉郎愛媚豬。」即詠是事。⁴⁶

此外，紀昀還記錄了一些奇術巧藝，例如他親眼目睹紅衣喇嘛尋找失馬的法術，就令他十分訝異：

曩從軍烏魯木齊時，有失馬者，一紅教喇嘛，取小木橙，咒良久，忽反覆折轉，如翻桔槔。使失馬者遂行，至一山谷，其馬在焉。此余親睹之。⁴⁷

而西域盛產美玉，因此發展出一流的玉雕工藝，紀昀目睹鬼斧神工之玉雕和猶如游魚轉心瓶般的鉢，本為難得一見的鬼工，但因新疆已收入版圖，故而紀昀認為「亦尋常視之矣」：

余嘗見瑪少宰興阿，自西域買來梅花一枝，虯幹夭矯，殆可以插瓶；而開之則上蓋下底成一盒，雖細條碎瓣，亦皆空中。又嘗見一鉢，內外兩重，可以轉而不可出，中間隙縫，僅如一髮，搖之無聲，斷無容刀之理；刀亦斷無屈曲三折，透至鉢底之理。疑其又有黏合無跡之藥，不但能軟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見，謂之鬼工。今則納賈輸琛，有如域內，亦尋常視之矣。⁴⁸

二、新疆之「異」

新疆是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為主之多民族區域，其風土民情自然異於中原漢族。因此紀昀在新疆書寫中，對此地異於中原之民俗信仰、歲時節日、人生禮儀、民間藝術與娛樂等常加以紀錄。例如：

⁴⁶ 〈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270。

⁴⁷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15。

⁴⁸ 〈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5。

煙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踪。縹緲靈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頭峰。⁴⁹

紀昀在自注中詳細記錄著博克達山祭祀之禮「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于城西虎頭峰額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為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至今藏人仍保有「累碎石為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這樣的宗教行爲。又由於當地醫療資源相較於中土爲匱乏，所以民間「有疾必禱，禱必以夜，唱歌擊鼓，聲徹城中」⁵⁰，加上當地「人喜畜犬，家家有之，至暮多升屋而蹲。一犬吠則眾犬和，滿城響答，狺狺然徹夜不休，頗聒人睡」⁵¹，想必紀昀在新疆的日子，鮮有好眠之夜，所以才會據以入詩。而「西人總愛醉鄉深」導致「酒債年年二萬金」，讓「每歲酒商東歸，率攜銀二三萬而去」⁵²；「西人嗜水煙」，當地建「火神廟費計千餘金，乃鬻水煙者所釀，則人眾可知矣」⁵³，也寫出了當地人嗜酒愛抽水煙的情形。還有當地女少男多「雄蜂雌蝶兩參差」的情形，導致「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髻鬢之女，土俗類然」⁵⁴，正由於「遣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訟」，所以「國同知立官媒二人司其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也」⁵⁵，也寫出新疆當地婚嫁的情形與陋習。不僅男女比例不均，連勞動力也顯的不足，「客作登場打麥勞，左攜餅餌右松醪」，紀昀寫出對收割麥子的雇工殷勤招待，但「麥價至不能償工價」：

印房蔡掾曹種麥，估值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徬徨無策。余曰：「不如以五金遺之，省此一事。」眾為絕倒。⁵⁶

麥價無法抵工價，也反映出當地麥價偏低的情形。糧食盛產以至糧價偏低，並不是當地農業生產技術先進，「界畫棋枰綠幾層，一年一度換新塍。風流都似林和靖，擔糞從來謝不能」，正說明「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糞田之說」⁵⁷，由於地廣人稀、土壤肥沃，只需更番換種，以息地力便可，

⁴⁹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典制第三首。

⁵⁰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七首自注。

⁵¹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二十二首自注。

⁵² 此四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一首詩及自注。

⁵³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五首詩及自注。

⁵⁴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八首詩及自注。

⁵⁵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二十八首自注。

⁵⁶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六首自注。

⁵⁷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二十首詩及自注。

因此沒有施肥的概念。同時「田惟拔草，不知鋤治。伊犁將軍牒取手鏟，一時不知何物，轉于內地取之」⁵⁸，也沒有利用鋤頭、手鏟除草的概念。而且「布種時以手洒之，疏密了無定則，南插北耩，皆所不知也」⁵⁹，可見農耕技術不如中土。此地農作靠的是融雪灌溉而非降雨，「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皆棄地也」，所以紀昀才言道「頭白農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長禾苗」⁶⁰。而且若是沙地「其田澆水輒涸，如漏卮然，俗謂之漏沙」，也無法耕種，這讓紀昀開了眼界「二道河旁親駐馬，方知世有漏沙田」⁶¹。面對這樣的耕作條件，紀昀也曾想解決問題，以利生產，「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深秋卻漫流。我欲開渠建官閘，人言沙堰不能收」⁶²，他在自注中說明其構想，只可惜因為獲赦東還而未能實行：

四、五月需水之時，水多不至。秋月山雪消盡，水乃大來。余欲建閘蓄水，咸言沙堰淺隘，閘之水必橫溢，若深浚其渠，又田高于水，水不能上。余又欲浚渠建閘，而多造龍骨車引水入田，眾以為庶幾。未及議，而余已東還矣。

和紀昀一樣想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的還有滿洲正黃旗人迪化同知國梁，可惜也未能成功，卻也寫下認真盡職官員的身影「懊惱前官國司馬，木棉試種不曾收」：

戶民不艱食而艱衣。國同知試種木棉，未竟而去，其事遂寢。或曰土不宜，或曰無人經理其事，民無種也。⁶³

在自然環境的限制下，辛勤地耕作令當地農業的生產依然豐收，「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何勞轉粟上青天」，正寫出屯墾的成功，士兵每人的收成逾 150 斗以上，使軍糧能就地補給，從而解決千里運糧的難題：

中營七屯，左營六屯，右營八屯，吉木薩五屯，瑪納斯四屯，庫爾喀拉烏素二屯，晶河二屯，共屯兵五千七百人。一兵所獲多者逾十八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之上。⁶⁴

⁵⁸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二十一首自注。

⁵⁹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二十三首自注。

⁶⁰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七首詩及自注。

⁶¹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十二首詩及自注。

⁶² 《舟車所至》本風土第二十首。

⁶³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二十四首詩與自注。

⁶⁴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二十四首詩與自注。

正因為糧食普遍豐收，才有前面所說的「麥價至不能償工價」情形，市場上不僅價低「割盡黃雲五月初，喧闐滿市擁柴車。誰知十斛新收麥，才換青蚨兩貫餘」，而且「尚往往不售」，透過紀昀的說明，糧價低賤到難以想像：

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每車載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價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錢七百文，故載麥盈車，不能得錢三貫，其昌吉、特訥格爾等處，市斛一石，僅索銀七錢，尚往往不售。

65

新疆物阜民豐的情景，在紀昀筆下躍然紙上「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牒，只為游人不憶家」，由於邊防安寧、經濟繁榮，謀生容易，所以商民流連不歸，以致其內地父母無人贍養者，還要勞煩官府移牒拘歸：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為解送，歲恒不一其人。

66

紀昀雖然寫出新疆異於中原者，但也寫出民族逐漸融合的情形。隨著漢人大量移入「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⁶⁷，烏魯木齊歲時節日已和中原相去不遠，如「百禮略如內地，惟未舉迎春之典」⁶⁸，而各地商賈常有迎神賽會「涼州會罷又甘州，簫鼓迎神日不休」⁶⁹，說明漢人祭祀活動興盛。甚至災疫也與中原逐漸混同，如「八蜡祠成踪跡絕，始知周禮重迎貓」是寫「舊有田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數歲不聞」⁷⁰；而「痘神名姓是誰傳，日日紅裙化紙錢。那識烏孫成郡縣，中原地氣到西天」，是紀錄當地疾病「自設郡縣以後，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輿圖混一，中原之氣已至也。里俗不明此義，遂據《封神演義》建痘神祠」⁷¹。甚至連娛樂也受到漢人的影響，當地「兒童新解中州戲，也趁東風放紙鳶」，是說「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藍旗兵士能作

⁶⁵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三十首詩與自注。

⁶⁶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十四首詩與自注。

⁶⁷ 《舟車所至》本民俗第十九首。

⁶⁸ 原詩為「開兩郡版圖新，百里都依故事陳。只有東郊青鳥到，無人簫鼓賽芒神。」，《紀文達公遺集》本所無，載於《舟車所至》本典制第五首自注。

⁶⁹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四首。

⁷⁰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典制第四首詩與自注。

⁷¹ 本詩與自注《舟車所至》本未載，收入《紀文達公遺集》本，（《紀曉嵐文集》第一冊，前揭書，頁 598。）

之，遂習以成俗」⁷²。此外還有記錄生產技術的傳入，如夏髯造酒⁷³、茹大業妻子釀醋⁷⁴、高台遺戶試種水稻⁷⁵，這些在在都說明中原文化傳入與逐漸融入當地生活的情形。而中原文化教育的興起，更能彰顯清廷的成功統治，紀昀記錄此處書肆的情形：

鄭樵《七音略》謂：「孔氏之書，不能過幹難河一步」，初塞外無鬻書之肆，間有傳奇小說，皆西商雜他貨偶販至，自建置學額以後，遂有專鬻書籍者。⁷⁶

建置學額是指乾隆三十四年(1768)，烏魯木齊辦事大臣溫福等奏准設立學校，經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定，「迪化、寧邊二廳歲考取文童各四名，武童各四名；科考取文童各四名」⁷⁷。溫福此舉，正是紀昀在其手下任事，不知是否與紀昀有關？紀昀歌詠道「山城是處有弦歌，錦帙牙籤市上多。為報當年鄭漁仲，儒書今過幹難河」⁷⁸，市面書肆已有販賣儒書，意即中原文化已經傳到新疆這片遙遠西方地區，也代表著隨著學校設立之後，推動了讀書風氣，開啓了文化建設，於是「芹香新染子衿青，處處多開問字亭。玉帳人閒金柝靜，衙官部曲亦橫經」，連各地兵屯也「多開鄉塾，營伍亦建義學二處，教兵丁之子弟，弦誦相聞，儼然中土」⁷⁹，人民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土俗以卒伍為正途，以千總、把總為甲族，自立學校，始解讀書」，新疆文化教育事業由無到有的發展，紀昀將之歸功於溫福「不是當年溫節使，至今誰解重青袍」⁸⁰，但是溫福一生長於軍事，能提出發展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這種眼光著實不易，或者此創舉主意是另有其人？無論如何，這項措施說明清廷統治該地區不僅只是武功

⁷²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三十二首自注。

⁷³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一首詩「攜得江南風味到，夏家新釀洞庭春」自注提及「貴州夏髯以紹興法造酒，名曰『仿南』，風味不減」。

⁷⁴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二首詩「茹家法醋沁牙酸，滴滴清香瀉玉盤」自注提及「茹把總大業面黑，人目曰『黑虎』。好事者因目其中曰『元壇神』。婦善釀醋，味冠一城，饋而不鬻，人尤珍之，目曰『元壇醋』」。

⁷⁵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十四首詩「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涼秋。北郊十里高臺戶，水滿阪塘歲歲收」自注提及「高臺戶所種稻米，頗類吳秔」。

⁷⁶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三十一首自注。

⁷⁷ 佚名：《烏魯木齊政略·學校》，收入《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彙編》第 23 冊，頁 258，(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6 年)。

⁷⁸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三十一首，「孔氏之書」一句引自《通志·七音略》序，但應為跋提河，紀昀誤記為幹難河。

⁷⁹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三十三首詩與自注。

⁸⁰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民俗第十首。

的控制而已，也已有了聲聞教化的文治。所以新疆這片「古來聲教不及者，今已為耕鑿弦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正是說明此一情形。

三、留心治事

紀昀對於新疆風物的關注，不只是停留在好奇的追求上，也不僅是滿足於罕見的事物上，細究其一生仕宦之中，每每致意於國計民生之舉，如甫成進士之時即留意於律法、吏治⁸¹，在謫居烏魯木齊時，他雖為戴罪之身，但在勤勉任事外，也處處留意當時新疆各項政策利弊，思索問題解決之道，以期能有益於施政。除了上述紀昀觀察到雪水灌溉的限制，並思以浚渠建閘，多造龍骨車引水入田的解決方案外，他還有許多留心治事的記錄，如「瑪納斯南山一帶皆產金，恐游民私採，聚而生衅，雪消以後，防禦甚至。近得策斷其糧道，乃少弭」，從「防禦甚至」和原詩所言「兩載驚心馳羽檄，春冰消後似防秋」⁸²就可看出紀昀在新疆時，感受到情勢的緊張，如同漢唐時期為防游牧民族乘秋天草長馬肥之時南下搶掠，邊防軍隊特別加強警戒的防秋一樣。官府為防游民私採金礦，聚而生衅，乃採取斷其糧道的策略，以驅散游民。看似解決問題，但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則記錄了此事後續發展，加上醫治怪病、平息牛價其他兩件事，讓他佩服早年河間太守內閣學士永公所言「凡事宜熟慮其後，勿過急也」的施政睿智，因此記錄於書，以為後人施政之參考：

乾隆壬戌癸亥(7年至8年，1742-1743)間，村落男婦，往往得奇疾。男子則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則患陰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醫之者，一割立癒，不醫則死。喧言有妖人投藥於井，使人飲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內閣學士永公時為河間守，或請捕醫者治之。公曰：「是事誠可疑，然無實據。一村不過三兩井，嚴守視之，自無所施其術。倘一逮問，則無人復敢醫此證，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慮其後，

⁸¹ 乾隆十九年有〈擬修定科律詔〉「滌濫除煩，法歸簡約。使民不易犯，吏不為奸」留心於律令、〈擬請重親民之官疏〉「且夫吏治易弛而難張，官方易淆而難澄。一不經心，其弊百出。方今清公守法，約己愛人者，守令之中，豈曰無人；然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器車之材，不規自圓，此千百之一二耳。其橫者毛鷲搏噬，其貪者溪壑不盈，其譎者巧詐售欺，其懦者昏憤敗事，而貴族權門依勢作威者又錯出於其中，一二良吏，恐不能補千百人之患也。況此一二人者，無所激勸，亦將隨而波靡哉。良由視之太輕，核之不力，而蠹政害民，勢遂至此也。」關注於吏治。（《紀曉嵐文集》第一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頁127。）

⁸²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十八首詩及自注。

勿過急也。」固不許。患亦尋息。郡人或以為鎮定，或以縱奸。後余在烏魯木齊，因牛少價昂，農者頗病，遂嚴禁屠者，價果減。然販牛者聞牛賤，不肯復來，次歲牛價乃倍貴。弛其禁，始漸平。又深山中盜採金者，殆數百人，捕之恐激變，聽之又恐養癰，因設策斷其糧道，果饑而散出。然散出之後，皆窮而為盜，巡防察緝，竟日紛紛。經理半載，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貽日後之憂者。始服永公「熟慮其後」一言，真瞻言百里也。⁸³

在新疆書寫中，每每可見紀昀對遣犯的關注。遣犯又稱流人，是指內地罪犯流放到新疆後進行屯田開墾，其開墾之區域稱為犯屯、流屯、遣屯。若是攜家帶眷經一定時日，或是三年或是五載無過者，可轉籍為民，在疆落戶，這就是「發往種地為奴當差，年滿為民者，謂之遣戶」⁸⁴。出現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遣犯近二十人之多，除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同病相憐外，紀昀流放到新疆前不久，昌吉才剛發生流民叛變，造成重大傷亡。正因為遣犯的問題曾釀成巨禍，所以紀昀曾為終身戍役之遣犯請命，消彌禍患於未然。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阿桂奏准，嗣後遣犯俱簽妻子發遣，其已到單身遣犯，有情願搬眷者，官為資送。在於屯所分別犯罪輕重，定以三年、五年，無過准入民籍。嗣經辦事大臣溫福奏准，以單身遣犯改為民籍恐其易於脫逃，俟其搬眷到日亦准為民。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累積單身已達六千多人，眾人情緒激憤，互相煽動，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為防患於未然，也為了邊疆社會的長治久安，紀昀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夏天，草擬奏稿，由辦事大臣巴彥弼上奏，得到允准，六千多名單身遣犯同日脫籍，此興利除害之事，直到多年後，紀昀暮年時，才由其門人汪德鉞說出，也足見紀昀於廢罪之餘，仍留心於治事：

舊例，挈妻子謫遣於烏魯木齊者，五年後釋為民；單丁則終身戍役。乾隆庚寅(三十五年)夏，積多至六千人，頗相煽動。吾師具奏稿，請將軍巴彥弼上之，六千人同日脫籍。著為令，與挈眷者同限。⁸⁵

四、考證與考古

對於中原人士來說，新疆是遙遠而陌生的古國度，有關新疆的種種，大

⁸³ 〈如是我聞〉卷二，前揭書，頁 183-184。

⁸⁴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典制第九首自注。

⁸⁵ 汪德鉞：〈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卷四，《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332-333。

多是傳說而少親身見聞。乾嘉考據之風正盛，紀昀既親履是地，自然會多方記敘中原文化在新疆留下的歷史遺跡。如士卒鑿井時挖出的唐代銅鏡⁸⁶、築城時挖出的繡花小腳女鞋⁸⁷、以及在喀什噶爾山洞石壁上發現的漢代岩畫⁸⁸、殘碑贖字⁸⁹，莫不引起他的關注，其中紀昀對唐代北庭都護府故城的考察最為詳盡。北庭都護府的前身是庭州，故城在令吉木薩爾城東北，唐太宗貞觀四年(630)，李靖率軍大破東突厥，後於貞觀十四年(640)，在此地設庭州，同時置庭州所屬的金滿、輪台等縣。武則天長安二年(702)，改庭州為北庭都護府，總理天山以北軍事。乾隆三十五年(1770)冬，烏魯木齊提督要在吉木薩(今吉木薩爾)設後營，紀昀和迪化督糧道永餘齋奉命前去勘察地形，他在《閱微草堂筆記》和《烏魯木齊雜詩》中都有詳述其事：

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塹

⁸⁶《灤陽續錄》卷三：「田丈耕野，統兵駐巴爾庫爾時……軍士鑿井得一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昨歲欲製為鏡屏，寄京師乞余考定。余付翁檢討樹培，推尋銘文，知為唐物」，前揭書，頁 530。

⁸⁷《灤陽消夏錄》卷三：「昌吉築城時，掘土至五尺餘，得紅紵絲繡花女鞋一，製作精緻，尚未全朽。余《烏魯木齊雜詩》曰：『築城掘土土深深，邪許相呼萬杵音。怪事一聲齊注目，半鉤新月蘚花侵。』詠此事也。入土至五尺餘，至近亦須數十年，何以不壞？額魯特女子不纏足，何以得作弓彎樣，僅三寸許？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前揭書，頁 41。

⁸⁸《槐西雜志》卷三：「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劃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尚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為煙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前揭書，頁 335。

⁸⁹《槐西雜志》卷三：「特納格爾為唐金滿縣地，尚有殘碑」，前揭書，頁 334、《如是我聞》卷四：「後漢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句古奧，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無人摹搨，石刻鋒稜猶完整」，前揭書，頁 233、《如是我聞》卷二：「嘉峪關外，有關石圖嶺，為哈密巴爾庫爾界。關石圖，譯言碑也。有唐太宗時侯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將砌以磚石，不使人讀。云讀之則風雪立至，屢試皆不爽。蓋山神木石有精，示怪異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爾庫爾又有漢順帝時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則隨人揭摹，了無他異。惟云海子為冷龍所居，城中不得鳴夜炮，鳴夜炮則冷龍震動，天必奇寒。是則不可以理推也」，前揭書，頁 181、《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十五首「北庭故堞人猶識，賴有殘碑記大唐」、《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十六首「如何千尺青崖上，殘字分明認火州」，紀昀自注：「哈拉火卓石壁上有『古火州』字，不知何時所勒」。紀昀還告訴錢大昕「此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所刻」，而錢大昕「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勛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君考古之精核」（錢大昕：《烏魯木齊雜詩》跋）。

壘成。每整厚一尺，闊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澀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炮臺即攻城時所築。」其為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崗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特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炮攻也。」庚寅（三十五年，1770）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為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隘，盍因之乎？」餘齋以為然，議乃定。即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為改此名。）。其城望之似懸孤，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蹟，偶忘語此，今附識之。⁹⁰

當然也因為紀昀親履其地，對一些傳聞舊說如方竹、青田核、芸香、芡苳草等物，能加以考訂舊說之訛：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為異物。大宛即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注》載烏孫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即今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闐即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草名瑪努，根似蒼朮，番僧焚以供佛，頗為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說附會之詞也。⁹¹

⁹⁰《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風土第十五首「斷壁苔花十里長，至今形勢控西羌。北庭故堞人猶識，賴有殘碑記大唐。」紀昀自注：「吉木薩東北二十里有故城，周三十餘里，街市譙樓及城外敵樓十處，制度皆如中國。城中一寺亦極雄闊，石佛半沒土中，尚高數尺，瓦徑尺餘，尚有完者。相傳有行人于土中得一金管，中有圓珠數顆，攜赴奇台，不知所往，細詰其狀，蓋浮圖所藏佛舍利耳。額魯特云是唐城，然無碑誌可據，惟一銅鐘字剝蝕不可辨，時有一兩字略剩，點畫似是八分書，其朝代亦不可考，後得唐〈金滿縣碑〉，乃知為唐北庭都護府城」即寫此事。

⁹¹〈槐西雜志〉卷一，前揭書，頁 271-272。《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三

芨芨草生沙灘中，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即《漢書》「息雞草」，土音訛也。班固謂：「馬食一本即飽」，然馬殊不食。⁹²

甚至也修正一些自己的誤解，例如他修《熱河志》時不識青稞為何物，至此方識得此物，還因此成詩「漢唐舊史記青稞，西域從來此種多。輕註蹲鴟成一笑，如今始悔著書訛」，自承其誤：

青稞蓋大麥之類，可以釀酒，可以秣馬，人亦做麵食之。向修《熱河志》于〈烏桓傳〉中得此名，而不能指其為何物，頗疑為萇稗之屬，今乃識之。⁹³

三、新疆書寫的價值

錢大昕在〈烏魯木齊雜詩〉跋中稱譽〈烏魯木齊雜詩〉文學上的價值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史學上的價值為「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採風謠、志輿地者，將于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同日而道哉」，而這也正是紀昀新疆書寫的價值。在紀昀筆下，不僅是上層社會的人物被記錄，連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如忠勇殺敵奮不顧身的奴僕「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斲一賊，與之俱仆」⁹⁴、以丑擅場的簡大頭，能令「四筵絕倒碎玻璃，消除多少鄉關思」⁹⁵、「遣戶何奇，能以楚聲為豔曲。其〈紅綾袴〉一闋，尤妖曼動魄」讓觀眾激動的「四座衣裳洩酒痕」⁹⁶、被紀昀視為詼諧柳敬亭的「遣戶孫七，能演說諸稗官，掀髯抵掌，聲音笑貌，一一點綴如生」⁹⁷、「伶人驚羔子以生擅場，然不喜盪面」⁹⁸、以丑擅場的劉木匠「年逾三旬，姿致尚在」，還能「逢場作戲又何妨，紅粉青蛾鬧掃妝」⁹⁹、被冤魂

十七首「蘆荻颼颼綠渺茫，氤氳芳草隱陂塘。行營不解西番法，秋老誰尋瑪努香。」紀昀自注：「瑪努香生三台諸處葦塘中，形似蒼朮，氣極清郁，西番焚以祀神，亦以療疾，但未詳主治何證耳。」即介紹了瑪努此物。

⁹²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三十六首「息雞草長綠離離，織荐裁帘事事宜。騾裹經過渾不顧，可憐班固未全知」，紀昀自注。

⁹³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物產第十三首自注。

⁹⁴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47。

⁹⁵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十三首詩。

⁹⁶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十五首詩及自注。

⁹⁷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十六首詩。

⁹⁸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十二首詩自注。

⁹⁹ 此二段為《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十四首詩及自注。

索命於兩萬里外的烏魯木齊遣犯劉剛¹⁰⁰、夏髯的善於造酒、茹大業妻子的善於釀醋等眾多小人物的敘述，都將我們眼界擴展社會的各個層面，讓這些人物鮮活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正是錢大昕所說的「風土人物，歷歷可見」。

並且，透過這些書寫，大清帝國的新天地新疆，呈現出一片物阜民豐的景象。前文提及糧價至賤，就可知人民足食；而「玉笛銀箏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樓」是寫烏魯木齊「酒樓數處，日日演劇」¹⁰¹、「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秀野亭西綠樹窩，杖藜攜酒晚春多。譙樓鼓動棲鴉睡，尚有游人踏月歌」¹⁰²都寫出當地夜生活活耀的情形，正是人民生活富庶、安逸、歡樂的寫照。就連戍卒也沒有唐人邊塞詩「一夜征夫盡望鄉」、「春風不度玉門關」愁苦思鄉的情懷。攜家眷之兵，謂之眷兵，「安西提督所屬四營之兵，皆攜家而來。其未及攜家者，得請費于官爲之津送，歲歲有之」，所以「海燕雙棲春夢穩，何人重唱望夫山」¹⁰³；而內地調兵屯種之兵「謂之差兵，每五年踐更，鹽菜糶糧皆加給，而內地之糧，家屬支請如故，故多樂往」，只因「烽燧全消大漠清，弓刀閑掛只春耕」，所以「瓜期五載如彈指，誰怯輪臺萬里行」¹⁰⁴，這正是錢大昕所說的「無鬱轡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紀昀的新疆書寫，成功地寫出威加宇內、聲震四海大清帝國盛世的景象。

紀昀新疆書寫史學上的價值，重要之處就在於「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的真實性，紀昀「親履邊塞，纂綴見聞」的紀錄，留下了寶貴且真實的豐富史料，清代乾隆中期包含烏魯木齊、巴里坤、吉木薩爾、哈密等地的風土人情、物產、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典制、傳說等無所不包。除前文有關考古與考證的例子，有其史學價值外，紀昀的新疆書寫更能補充官方紀錄之不足，例如紀昀流放到新疆前不久，才剛發生昌吉流民叛變，是時善後工作還正在進行，而紀昀被分配到地方官府中充任書記，負責「草奏草檄」，而且他與直接指揮平定叛亂的烏魯木齊辦事大臣溫福、守備劉德多有交往，故對昌吉叛變的原因、經過、平亂、善後的情形，有比《清高宗實錄》

¹⁰⁰ 〈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54-155。

¹⁰¹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九首詩及自注。

¹⁰² 《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游覽第一首詩，〈灤陽消夏錄〉卷一：「余至烏魯木齊，城西有深林，老木參雲，彌亙數十里。前將軍伍公彌泰建一亭於中，題曰『秀野』」，前揭書，頁 15，是烏魯木齊旅遊勝地。

¹⁰³ 此二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典制第六首詩及自注。

¹⁰⁴ 此三段爲《舟車所至》本〈烏魯木齊雜詩〉典制第七首詩及自注。

卷 818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甲午條¹⁰⁵更全面而詳細的了解：

戊子(三十三年，1768)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逼諸流婦使唱歌，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中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率之即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叩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稍闊，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即來。公莫如駐兵於此，借陡崖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攻為守，反勞為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眾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鬥，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擎槍屈一膝跪，但伏而擊馬，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槍，則槍不及賊，火藥先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槍；敢先鳴者，手刃之！」俄而賊眾槍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能為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槍及我，我槍必及彼矣。」舉旗一揮，眾槍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我兵噪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歎曰：「劉德狀貌如村翁，而臨陣鎮定乃爾。參將都司，徒善應對趨蹌耳。」故是役以德為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淹沒焉。¹⁰⁶

在紀昀筆下，不僅補充史料未載明的叛變產生之因，還把狀似村翁的平亂英雄劉德，舉措得宜、指揮若定、以寡擊眾的作戰經過詳加描述，讓史書未載的英雄事蹟得以流傳。此事變中另一英雄人物赫爾喜，也是靠紀昀的記載，才將史書未載的英雄事蹟傳諸後世，才不致煙沒無聞：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倉庫。及聞城陷，

¹⁰⁵ 「據溫福等奏，昌吉屯田遣犯糾約二百餘人，乘夜開昌吉城門，竊取存貯兵丁衣履腰刀等物。將通判赫爾喜、把總馬維國戕害，向烏魯木齊一路前來。溫福隨親帶兵前往堵截，賊眾結隊而立，溫福排列兵丁，圍住擒拏。眾賊抵死拒捕，隨施放鎗箭，殺死一百餘名，生擒三十餘名。其越山逃散者，差派官兵嚴加追緝等語」，前揭書，頁11632-11633。

¹⁰⁶ 〈灤陽續錄〉卷二，前揭書，頁511-512。

憤不欲生，請示溫公曰：「屯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群，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帥，不與俱生。」溫公阻之不可，竟褰鞬馳去，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刀奮力殺數賊，格鬥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縱也。釁起一時，非預謀不軌，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所劫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疏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為常山、睢陽可矣。」故於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屯官為賊以鐵自踵寸寸至頂。亂定後，始掇拾之)，無焚一陌紙錢者。¹⁰⁷

《清高宗實錄》中溫福奏報通判赫爾喜之死只說是為遣犯所殺，透過紀昀之筆，其忠勇愛國之心，直可比美張巡、顏杲卿等人。連遣犯也承認「公是好官」，「故於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惹出事端罪魁禍首的屯官，「殘骸歸，無焚一陌紙錢者」，足見公道自在人心。赫爾喜一句「屯官激變，其反未必本心」，即點明事變之因在於官逼民反，遣犯本多非善良之輩，一遇官吏欺壓，極易生變，在紀昀筆下也曾寫出一些官員的劣行，如「烏魯木齊千總某……以侵蝕屯糧伏法」¹⁰⁸、「烏魯木齊參將某……以鞭撻臺員，為鎮守大臣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¹⁰⁹，昌吉屯官因好色而激生民變，貪贓(侵蝕屯糧)、枉法(鞭撻朝廷命官)之官，同樣也會造成不測之禍，紀昀的記載，未嘗不是在作為官員的警惕。而遭捕獲之亂黨，皆處決於烏魯木齊城西樹林中，導致是處旅遊勝景秀野亭竟鬧鬼：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烏魯木齊城外，因至秀野亭納涼。坐稍久，忽聞大聲語曰：「君可歸，吾將宴客！」狼狽奔回，告余曰：「吾其將死乎？乃白晝見鬼。」余曰：「無故見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見鬼，猶到人家見人爾，何足怪焉？」蓋亭在城西深林，萬木參天，仰不見日。旅櫬之浮屠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為變怪云。¹¹⁰

¹⁰⁷ 〈灤陽續錄〉卷二，前揭書，頁 512-513。

¹⁰⁸ 〈槐西雜志〉卷四，前揭書，頁 349。

¹⁰⁹ 〈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25。

¹¹⁰ 〈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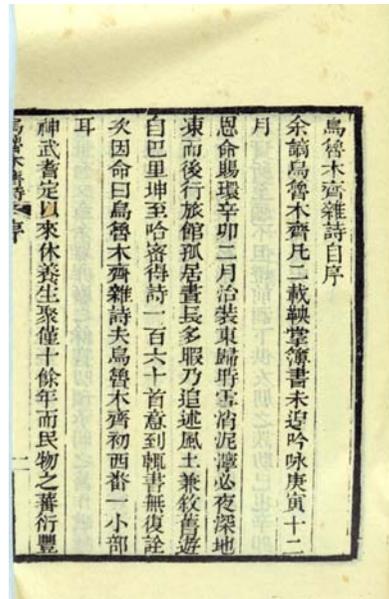
紀昀因而提出解決方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破除陰邪之氣，雖涉及靈異之說，但方法卻也奏效：

昌吉叛亂之時，捕獲逆黨，皆戮於迪化城西樹林中，（迪化，即烏魯木齊，今建為州。樹林綿互數十里，俗謂之樹窩。）時戊子（三十三年，1768）八月也。後林中有黑氣數團，往來倏忽，夜行者遇之輒迷。余謂此凶悖之魄，聚為妖厲，猶蛇虺雖死，餘毒尚染於草木，不足怪也。凡陰邪之氣，遇陽剛之氣則消。遣數軍士於月夜伏銃擊之，應手散滅。

111

四、結語

謫戍新疆是紀昀人生的一大挫折，雖然改變了紀昀為人處事的態度，但卻也為其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閱微草堂筆記》與〈烏魯木齊雜詩〉紀錄的特性就是在於「雜」，也正因為「雜」，因此舉凡人、事、物各層面無所不有，構成社會生活、考證、考古上極高的史料價值。尤其是清同治時中亞浩罕汗國阿古柏在英國與沙俄支持下，率部悍然入侵新疆所造成的回亂，讓大批清朝官方檔案資料遭到焚毀，紀昀的新疆書寫史料價值就更彌足珍貴。此外，在文學上，紀昀的新疆書寫在題材、內容、意境、塑造形象等方面，都已成功地書寫出新疆特有的「奇」與「異」；而對風土人物的書寫，也能使人讀之「歷歷可見」；此外，〈烏魯木齊雜詩〉書寫的主題「欲俾寰海外內咸知聖天子威德邇隆……用以昭示無極」，也成功地寫出威加宇內、聲震四海大清帝國盛世的景象。因此，「紀昀的詩作對清中期西域邊塞詩創作產生相當大影響」¹¹²，「西域詩中紀風土人情之作均以《雜詩》為寫作楷模。而洪亮吉的《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林則徐的《回疆竹枝詞》二十四首更可明顯看出效法紀詩之痕跡」¹¹³，紀昀新疆書寫影響後世詩人，也正是其創作成功之明證。



¹¹¹ 〈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41。

¹¹² 魏明安：〈紀昀前期的詩和詩論〉，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2期。

¹¹³ 黃剛：〈論紀昀的邊塞詩〉，蘭州教育學院學報，1996，1期。